

星期文库

“古人的智慧故事”系列之六

苏轼断案

张燕峰

苏轼是一个生性洒脱的人,他豁达大度,做事向来灵活变通,不墨守成规。

他在杭州做通判期间,非常喜欢杭州的青山碧水,尤其喜欢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、美如西子的西湖,干脆把办公桌搬至西湖边上,每天对着一湖碧波涟漪和湖上的清风明月来处理繁杂的公务。

一天,他的办公桌前来了两个打官司的人。原告是一家绸布店的老板,被告是一家做扇子的小店主。原告愤怒地控诉被告曾经赊他两万两银子的绸布,到期了却没有还款。而被告呢,则满脸泪痕,他辩解说,不是自己赖账不还,而是近期天天下雨,做好的扇子根本卖不出去。加上前些天父亲病重,为了给父亲治病已经倾家荡产,办完父亲的丧事已经负债累累,实在是没有能力还债。

这真是一桩棘手的案子。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只是,如果硬逼着这个做扇子的人还钱,一定会使他家破人亡。

该怎么办呢?苏轼皱起了眉头。几分钟后,苏轼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,他的嘴角浮起了一抹浅浅的笑意,他大声对做扇子的人说:“快快回家,快拿你的二十把扇子给本官送来。”做扇子的人不解其意,心想:一把扇子顶多卖十两银子,二十把扇子顶多卖二百两银子,这点小钱离两万两差得太多了。

见他还在那里暗自踌躇,苏轼喝道:“还在犹豫什么,还不快把你的扇子拿来。”做扇子的人被吓了一跳,赶紧一溜烟地跑回家取扇子去了。

旁边的人都不解其意,那个绸布店的老板更不知道苏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苏轼也不解释什么,仍然埋头处理公务。

半个小时后,卖扇子的人抱着二十把扇子回来了,一股脑儿全放在了苏轼的案头。苏轼也不说什么,打开扇子,挥笔就在扇面上画起了石头和枯木,寥寥几笔,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和千姿百态的枯木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扇面上,苏轼还不忘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很快,二十把扇子画完了。苏轼放下笔,抬头对卖扇子的人说,“去吧,现在每一把扇子都能卖到一千两银子。”

这时,大家才恍然大悟。卖扇子的人喜滋滋地抱着扇子走了出去。要知道苏轼不仅诗文风流,他的书画同样颇负盛名,他以擅画石头和枯木著称。于是,卖扇子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吆喝,扇子就已经一抢而空,很快,他就赚到了两万两银子,全部还给了绸布店的老板。

一桩难以决断的官司就这样被苏轼轻易地解决了。从苏轼断案中,我们获得启示:当遇到难题的时候,不妨换一个角度,换一种思路,独辟蹊径,这样就可能从山重水复的迷境中走出,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。

小兴安岭的雪

西尧

的山地里,雪微微地发蓝,像一汪幽深的潭水。不远处断崖上挂着一排晶莹剔透的冰溜子,末端凝着欲滴未滴的水珠,我忽然觉得雪与岩、光与影、静与默在这里对视恐怕已有千万年,我只不过是偶尔路过的一个呼吸、一声叹息,转眼便消散在这永恒的寂静里。正在沉思冥想时,耳边似乎捕捉到细微的声响,肯定不是风,因为风此刻是敛声屏息的,而这声响是一种极密极软的摩擦声,顺着声音我抬起头,望向头顶繁密交错的松枝,渐渐看清了是雪在滑落,是从那些承不住重量的枝梢上绵绵滑下。雪不是一整块地坠落,而是化作更细的粉末,在无风的空气里,纷纷扬扬地织成一片迷离的雾,那“簌簌”声便是亿万颗微尘般的雪,与空气与天光相互摩挲的私语。原来森林里的雪并非全然寂然无声,它只是在用人类耳朵无法捕捉的频率,与万物进行交谈和对话。我站在林子的中央,被这无声的私语包围着,心里那些属于人世间的纷扰,被雪的细语一点点拭去了,只剩下一片澄澈与空明。

不知过了多久,觉得脸颊上有些微凉。抬眼望去,铅灰色的云已裂开几道细缝,筛下真正的天光。此刻雪又下了起来,这时的雪是望得见来处的,它们从无垠的苍穹悠然飘下,每一片都在空中画着弧打着旋,像是赴一场无须着急的约会,森林里的光线被这些飞舞的精灵搅动着,远处林场的木屋,只剩下淡墨似的轮廓,炊烟慢慢升起来,融

算结束。接着,诸盆各赠一把缓释肥,跟着浇水,以水送肥。这是懒人之法,添肥浇水合并,往后浇水一次,也是施肥一次。

莳花弄草的经验,多从一次次枯萎中获得,即便在此之前,没少做功课。可现成的经验,总归出自彼人彼

得宠者

初程

时彼地,很难照搬照抄。某人若有一手令花木葱茏的绝活,听我说,最好别去问他的陈年旧账。

纵然如此,植物也没有怨恨的心灵。它们并不计较养花人的笨拙、粗心大意,甚至伤害。缺水少肥,没弄清楚它们喜阴还是喜阳,剪斧相向,都不喊不叫,只是沉默。只有接纳,按照被

进乳白的天光里,分不清是烟还是雾。回程时雪停了,天光从云隙里漏下更多,给无边的林海镀上一层蜂蜜色的边。来时的脚印早已被新雪覆盖抚平,身后是重新归于完整和平滑的洁白,仿佛从未有人来过。小兴安岭的雪,记得一切,也遗忘一切。它记得每一道山峦的曲线,每一棵古树的年轮,也记得我这微不足道的造访与打扰;但它又慷慨地将这一切痕迹都轻轻抹去,留给后来者一个崭新的清晨。我带着一身清冽的寒气回到木屋,此时炉火正旺,劈柴噼啪作响,这是人间温暖的声音。我坐下来,望着窗外那片无瑕的洁白,知道刚才那一切并非幻梦。那静,那光,那雪的细语,已悄然沉淀在我的记忆里,成了心中一片内在的风景。此后无论我走向何方,只要在某个寂静的冬日,闭上眼睛,便能回到小兴安岭的那片森林,便能听见那亿万片雪花正与天地万物,进行着一场永恒而温馨的对话。



衣柜里绝大部分的空间
塞满了等我一旦减肥成功
就能穿上的衣服

●如梦令 林帝浣画

我醒来时,小兴安岭还在酣睡。窗玻璃凝结着厚厚的冰花,看不清楚外面真实的世界,只觉得林海中盛放着一种东西,将所有声息都吸了去。无论是屋里炉火的微响,还是自己呼吸的轻颤,在无边的静谧里,都成了唐突的闯入者。我推开木屋的外门,门轴“吱呀”一声,犹如一把钝刀划破某种柔软的实体。

门口那条通往森林深处的小路,早已不见了。眼前只是一片沉静的雪白。昨日的车辙,脚印以及落叶、枯草全被雪抹平了,天空是一种沉郁的铅灰色,与地上的雪白在远处弧形山脊线上相遇交融,分不清二者的界限。森林仿佛被无始无终的雪白重新浇筑了一遍,回到了一切的起初。我往林海纵深走去,脚下是昨夜新降的雪,踩上去既像踏在云端上,又像踩进温柔的梦乡里。树木在前面不远处静默地耸立着,好像这片白布上几滴凝住的老墨。愈走近,那墨的轮廓便愈清晰。是阔大笔直的落叶松,向着铅灰的天举着铁线般的枝丫。雪并不曾完全覆盖它们,只在枝干上匀匀敷着一层,像老人们花白的鬓角。那些铁线在空中缠绕交错着,分割着那片铅灰色的天,把它切成一幅疏密有致的版画。偶有一两只寒鸦从留白处掠过,翅膀发出噗噗的声响,随即也被无边的静谧吞没了。

天光越过云层洒下来,均匀地落在雪地上,白雪泛起一层极淡极薄的青晕,幽幽的冷冷的,像是上好的宣纸。空气凛冽得像冰泉,吸进去,肺叶微微一缩,随即是一种透彻的清明。林子显得更加幽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的微响,那声音竟和雪野的脉动有些相似。我站在一棵参天红松旁边,伸手想去触碰枝头的积雪,指尖将及未及时停住了,我担心体温会惊扰它安睡的梦。但我最终还是用指背,轻轻从它蓬松的边缘拂过,一丝凉意沁入皮肤。雪在皮肤上是留不住的,只在你感知它的一瞬,便把全部清冷传递给你,然后便消失了踪迹。正如这林中的时光,你想抓住些什么,最终只有一丝湿润的水汽。再往森林里走,雪的颜色便有了区别。向阳的坡上光亮多一些,雪是耀眼的银白;背阴

阳光好到让人摩拳擦掌,必须要去做点什么。

瞥见飘窗,才想起那里已被遗忘了很久很久。那片绿里,现有龟背竹一盆,在春天里由一得三的春羽,至少是前年之物的鹤望兰,另有从一把乌桕种子而来的一株瘦苗。

是的,我想,我该做些什么。

处理春羽的败叶,只需从蒂部轻轻一掰,叶落,疤生,留下一枚“鳞片”,所谓龙鳞。这些疤痕是生命的历程,十分珍贵,市场上,春羽往往要以“疤”论价。龟背竹一门心思侧长,完全偏了向,半边轻半边重,我不能再做什么,匡正矫直都已来不及了。那些气生根,漫无去处地生长,曳地如蛇尾,只好也由它们。对付鹤望兰的枯枝,徒手不行,只得付之一剪。乌桕在盆外撒了一圈落叶,不忍扔,尽数捡回盆内。

从绿里过滤出一把黄来,修整就